

编者按：“花园杯”第四届东阳市原创文学大赛圆满落幕，来自东阳及各地文学爱好者的39件不同题材作品获奖并受表彰。为展现创作成果、分享优质内容、反映发展变化，现我们将获得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作品予以选登，以飨读者。

◆二等奖作品（诗歌）

边看野生的山水边写春天（组诗）

文/石上清泉

走进塘坵		
细长的盘山公路七拐八弯 勒得我一阵阵心慌 难道那个山村 也是我的乡愁	他们见证了山村的变化 他们见证了时代的进步	园子里 春天的孩子正在举办一场婚礼
当一幢锁云楼跳入我的眼帘 我发现 原来这个叫塘坵的村庄很轻 如一团云雾飘在天边	塘坵人把他们竖起来 嵌进景观墙 就是展开一部厚重的村史	山腰浮现海市蜃楼 人影晃动 丝巾 裙摆 还有浓郁的香水味
木杓湾的养蜂人家		
走一圈 边看老房子边看野生的山水 狗吠很亲切 放养的土鸡都吃虫草	他们知道 蜜蜂飞多远 都记得回家的路	我无法安静 宛若在虚实间 突然捡到一片仙人掉落的彩云
泥墙屋粉饰后领着新楼房赶潮流 我不得不摀住耐心 听留守老人用双手比划方言		
而这些养蜂人家 却喜欢在蜂箱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如那口叫木杓的池塘 日夜怀抱蓝天白云和星星		
两瓣被嵌进景观墙的磨盘		
曾经是一对同心协力的老夫妻 曾经创造出许许多多美好	梅庄 分明是天外飞来的一片彩云 走进那段梦境 需把脚步慢慢放轻	雾还在 它们在丛林中缠绵 就如一群群放养的山羊 恋上午时的阳光
分开绝不是简单的淘汰 分开其实也是一个幸福的概念	要担心打扰鸟鸣 担心惊动云雾 更不想让草尖的露珠失望	雨停了 都化身为爆发的新芽 汹涌起伏的绿海 簇拥着万紫千红
从心甘愿地仰着卧着 到挺身站起来 是历经千年的拼搏	樱花以雪落的姿势拥抱大地 长在池塘边的梅树 亮起胭脂红	那一刻 我身临其境 和打了一夜呼噜的琼楼玉宇 在一起
山没有长高 山村长高了 水没有变色 生活甜蜜了	游鱼也想上岸 跟青蛙一起唱几段	

田园牧歌（组诗）

文/吴红花

蓝印土布		
蓝 当我喊你的时候 故乡就从一块土布上走出来 田野村庄炊烟 都跟在后面 说着白云般的乡音	外婆灯	沉醉在如画的田园牧歌中 忘却归途与尘世
那是朴素到泥土里的语言 从一朵棉花开始 将岁月的年轮 重叠成风车模样	写到外婆 写到一盏煤油灯 写到一个照亮你温暖你的暗夜	归来时候
漂上天空的蓝 染上草叶的汁 日月穿梭 经纬交织 母亲的气息像土布一样 透明在阳光下	很多年了 她一直是慈爱的代名词 煤油灯下 绞棉花纺丝挽纱 经布织布漱布 给每个孩子准备好 等待春天的襁褓和床单	轻盈的云彩 厚重了寒冬里的山野画卷 夏岩村那宽广的怀抱 沉醉
后来的时光就像这块蓝印土布 平常而又粗糙 倘若把土布洗一洗 时光就会干净许多明亮许多	直到最近才开始 提及外孙的发烧 咳嗽 肺炎 她需要习惯 从土布里的味道到另一个村庄 还要习惯在黄昏时 接受消毒水的味道 和涌起的来自医院后侧的秋风	山峦的笔触轻轻勾勒历史 野花与泥土被鸟儿歌声交织成曲 洗涤下心灵的尘埃 化溪
炊烟袅袅		
夜光里的月 融化在一泓泉水 情窦初开的鸟鸣 一声又一声 啄出了黎明 牵牛花对着露珠梳理云鬓 唱出一曲曲清香	她把她和她女儿关在 初冬的门外 多少悲伤的皱纹 化成月光挂在外孙的床头	当一群诗人带着灵感而来 纵情歌唱 夏岩村里前所未有的浪漫 少女羞涩中带着些许热烈
母亲点起一缕长长的炊烟 炉灶边火光闪烁 暖乎乎香喷喷的味道 和孩子一块跑出来 村庄开始了一天的呼吸	忘却归途	出发吧 每一寸土地都在深情地呼唤 归来的时刻 脚步沾满了这儿的感动铿锵
炉膛里煨番薯 锅里煮南瓜粥 絮絮的夜色赶走了寒冷和孤独 炊烟陪伴着乡间往事 种种坚硬和冷漠在风里消散	忘却归途	绿色 纯净 沿着自然的神韵 一路山歌一路前行
如今才懂得 那天边的一片朝霞 是炊烟 是母亲缠绵的心思 是女儿归乡的彩衣	潦溪轻吟 自东白之巅悠然垂落 是云端遗落的明珠 是心灵深处的一帘幽梦 阳光与清风 在你轻盈的身姿间 翩然起舞 邀你共赏 这悠长的田园画卷	春天刚刚从冬夜里醒来 山合村欢快地吟唱 茶园有人数着叶子 这是天上的星星 天亮时一切美好 都落在眼前
	溪畔徜徉 打水漂唤起童年的欢畅时光 掬一捧清冽溪水 指尖跳跃着甘甜的芬芳 小屋里 农家菜有香气四溢 饱含大地的深情厚意 猕猴桃酒经山泉洗礼 更显醇厚 滋味细腻	这儿的花儿到那儿的花 还有沉默的丛生灌木 高大的树绵延 阳光下蚂蚁也过着幸福生活 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模样 连石头都有了开花结果的心
	悠悠田园情 宛如潦溪水 潺潺流淌不息	靠近一株野花 聆听大树的心跳 我们用暗语交谈 起伏的群山啊 我内心的波澜就这样被你看穿
		我亲爱的红土地啊 所有的信念都会落地生根

◆二等奖作品（小说）

半截蜡烛

文/谢云

生咋说，姓赵的你小子听好了：大人娃娃都要保，女儿我要，外孙我也要，卖房卖血也要保。少一个，你别想进我这门坎——这语气是亡妻梦里冲他来的。

“这不是跟你讲嘛。浦楠正躺在急救室，情况是这样的，专家正好在，他们……”

“别……呃别跟我提专家，我只想见到两个囡囡人……呃活着回来，挂了！”

赵蒿巷瞥了眼盲屏，转身瞅瞅医生，考虑到家庭关系的微妙性，他必须这样做。

那阵收到雨桐打来电话的同时，他就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他负责花园学校数字化科技大楼的施工建设，明天专家组下来验收，得盯紧点。他向身边左右做了委托，抓过黑皮包，发动昨天才到手的新车，急急匆匆朝市妇保院赶去，还闯了两档红灯，至于罚单的事，没空想！

见女医生递上签字夹，并拿催促的眼神看着自己，赵蒿巷伸手又缩回，伸手又缩回；转身说走趟洗手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独自呆会，根本没在意另一个医生的插话：“雷远，你说巧不巧？咱库里刚好有孕妇急用的Rh血型，配值还挺高呢！”

小雨桐攥紧拳头，默默地跟了过去，两行泪珠挂在那庞尚不成熟的脸蛋上。

没过多久，也就三分钟后，赵蒿巷从拐角走过来，小雨桐仍旧不依不饶寸步不离。赵蒿巷接过去签字夹打开，咬咬牙说：“大人，保大人吧。”

“你，出血了？”见签字的手腕留下紫紫的虎钳形牙印及被指甲抓破落到纸上的血滴，医生赶紧掏出纸巾递过去，潜意识地看看旁边，那个仍旧咬牙切齿瞪着双充满仇气的小男孩。

“谢谢。我……没事了。”赵蒿巷脸色泛红，咳嗽两声，很不自然。

推开医生递过来的签字笔，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断了卡扣的老式钢笔。

“哇，‘英雄牌’！现在还有这种笔？”

“岳父给的，好使！”

草草签下“赵蒿巷”三个字，赵蒿巷将内容给雨桐看了看，以示确认；雨桐左脸及左眼眶肿胀发紫，右嘴角挂着血迹。他拿沾黑墨汁的右手猛猛地拭把眼泪，仍不服输地将脑袋歪向一边。

3

申屠东阳比谁都着急同时也比谁都清楚，眼下所发生的情景与四十二年前自己所面对的境遇何等相似啊！那时，小浦楠还在妈妈肚子里，也就七个月，当时自己正处于创业初期，与人合办了蜡烛制造厂，整天琢磨怎样做蜡烛，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换来小成功。成功后晚上做蜡烛，白天四个人分头跑村串户，敲门叫院。起初每人一副扁担，仅限于东阳境内跑；后来有了自行车，脚程也就伸远了，东至嵊州警安、南至永康、西至义乌、北至诸暨，方圆百里四处兜售蜡烛，当天能赶回来就赶回来，赶不回来就得带夜路。当时村里电少，大部分人家晚上靠烛光照明。为了多挣点钱，自家更舍不得整烛照明，总是捡些半截的用。那个晚上，自己跑嵊州回来晚，进门才被告知，妻子肚子痛，是邻居送进县城妇保院的；申屠东阳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地往医院赶，他预感到有什么事会发生，只恨自己太过粗心，妻子好几次跟自己说肚子痛疼，但

每次都因自己太累而给忽略了；有些事被忽略多了，可能就不幸或是灾难！但医生的话令他倍感吃惊却又无可奈何。

医生说，是宫外孕！送来的太晚了，大出血，寻常劳累过度再加上营养不足，生命已到了极端状态，母婴只能保一处。医生拿出签字夹，上面签着妻子的名子，尽管字迹看上去歪歪扭扭有气无力，但仍旧是他熟悉的娃娃字，胖胖圆圆的，就像妻子可爱的面颊。医生说孕妇执意要急，乘人不备抢过去签的。当时情况紧急，没法联系到你而你又迟迟不到，你老婆抢过去子，自己签了，说母亲就是第一责任人。

年轻医生说着说着抹了把泪，很动情，没见过有这样坚强决绝的母亲，尽管整个人看上去很清瘦。签字时，尤其那双眼睛，是她所见过的最能透出自信的最美丽的神情。只是，放下笔时，她又软软地但却含糊不清地吐出四个字就再没睁开过。申屠东阳猜得出，这四个字肯定是“为了孩子”。要知道自打怀孕，妻子见面嘴就不停，没完没了尽是宝宝长宝宝短。那天出门前还说，叫我早点回来陪她进城烫什么发型，林青霞那种。生日蜡烛都带了，申屠东阳哭着掏出三截蜡烛给医生看。

申屠东阳从产医手里接过婴儿，是个女娃，小脸蛋胖胖圆圆的，那双眼睛很大很亮，同样很美丽。“浦楠”是邵厂长，也就是后来的邵总、邵书记给起的，提坛米酒过来，半截蜡烛照亮了出租屋，说给娃过生日，续了娃娃家姓。

那几年，申屠东阳既当又当，外出跑生意只能将娃放在自行车前架上，女儿三岁时入托，托邻居接送，不到六岁托熟人领进小学就全天候托给老师了。当初为创业筹资，他将房子卖了租房子。妻子走了，女儿全托，晚上坐下来，在眼前在烛光前，在梦境里，闪现的全是母女俩熟悉的影子。

在对她俩的念叨中走出事业及情感低谷。后来女儿进了市重点初中、又考入省重点高中、17岁那年被东南大学录取，获得国家985重点工程资助。女儿大学四年及读研的所有费用，由村上补贴。

“东阳大哥，待屋暖暖哟；凉着啦凉着啦。咋还烫呢，唉，没个知冷知暖的，可怜呢！”胖姨赶紧出门打柔力球路过，见他衣单裤薄，痴痴地坐在门外台阶上，从头到脚落了层薄霜，不知是忍不住还是习惯了这样，伸手摸了摸他好看的∩字型前额。

他猛地睁开双眼，却被一早晨光刺得缭乱，打云隙间射过来的阳光。他禁不住打了个冷颤，接着连打两个喷嚏，怕真是感冒了。年轻时落下的老病，上年岁了抗不住啊！

待反应过来，那身胖墩墩的“柔力球服”已渐行渐淡越缩越小，却有股怪怪的油香味直扑鼻子。两根热油条拿纸袋包着，放自己身边。申屠东阳抓起身边扔向菜地；舔唇间朝左右瞅瞅，才屈了右膝伸手去捡，顺着被咬过的那头吃嚼起来。

他对这个女人原就心怀极度的恨，恨她自私：为宝贝儿子能进村子里的上市公司，屁颠屁颠地讨好主管，尤其我家因婚，那片厚唇都磨薄了；噢，儿子目的达到了，她又转过身讨好我这个孤老头子，还说我就是那座白云峰。想干啥？看申屠家笑话？女人有这么阴险恶毒的吗！

（未完待续）



墨言摄